

皇帝是个什么东西

史式 著

重庆出版社

丛书名：“史式谈史”丛书

书 名：皇帝是个什么东西

作 者：史式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年1月

ISBN号：7-5366-6572-5/K827=2

定价：17.50元

诸家序言

自序

2000年初，我在《今日中国》杂志开辟“史式谈史”专栏时，编者对我作了一个简单扼要的介绍。现在借用来自报家门：

史式，1922年生，安徽省全椒县人。幼年失学，自学成才。从一个小学毕业生到教授，直到海内外知名的教授，他走过了一条坎坷而漫长的道路，学术界戏称他为“三自学者”（自力更生，自学成才，自成一家）。他治学谨严，言必有据，无征不信，能够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他大力倡议海峡两岸史学家合力编纂《中华民族史》及重写中华古史。对历代史书，他持批评态度，认为“正史不正，实录不实”，我们的历史知识以讹传讹者太多，主张对历代史实进行打假、辨伪、探索、求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因为我长期研究历史，有人就以为我的名字是笔名。其实我从不用笔名，姓史而又治史，巧合而已。家族传说，我们的祖先中出过不少史官，因无确据，不敢轻信。我出生在安庆市的一个封建大家庭，家里的书箱摆满了几间屋子，即使算不上是“书香之家”，至少也可以说是“书箱之家”。我是家中独子，从小生活在书城之中，得以任意浏览，也算人生幸事。按过去的治学道路，一般是先读“正史”，以后再以野史、杂书作为参考。我则由于家中书多，可以自由选读，小时候啃不动“正史”，就先读小说、野史，诸家笔记。我先了解“正史”中的许多内幕，长大了再读“正史”，自然就会发现其中“破绽百出，假话连篇”。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就史料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的诸史（野史），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的群书。我认为先看野史、杂书，再看“正史”，正是求真的好办法。我特殊的治学途径，居然歪打正着。我一向认为“正史不正，实录不实”。

“正史”必然不正，也不可能公正。因为所有的“正史”，都出于历代王朝御用史官之手，既是帝王家谱，又是断烂朝报（官方公报），御用史官很难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说几句公道话，不仅对老百姓不公正，就连对他们自己人也不公正。一个王朝维持的时间长了，必然会出一些圣明天子，因为其史书是本朝人写的，自然歌功颂德；凡是短命王朝的统治者，必然是些昏君暴君，因为其史书是下一个朝代的人写的，不妨大骂一通。我总觉得今人还把历代官方史书称为“正史”，实在有些滑稽。因为其中论事既不公正，记事又不正确，有何“正”之可言！我说“正史不正”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正如“不正之风”就是“歪风”一样，不正之史也就是“歪史”，它歪向帝王将相一边，歪向统治阶层一边，歪向既得利益者一边。辛亥革命以后，按“正史”体例修撰的《清史稿》中，还把清廷奉为“正统”，斥辛亥革命为“倡乱”，请问如此“史书”，价值何在？

“实录”是历代王朝的官方档案，照理说就该如实记录，好像医院的病历一样，不能随便改动。事实并非如此。例如明代的《太祖实录》，建文朝修一次，朱棣夺位后的永乐朝又修一次，主编出了问题再修一次，一改再改，面目全非。其内容忌讳之处甚多，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样讳来讳去，还有什么“实录”之可言！明代学者张履祥愤慨地说：“自古史书多不足信，至本朝史尤不足信！”历代的有识之士都有“千秋无信史”的浩叹，我说“实录不实”，应非过激之言。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够鉴古知今，鉴往知来。如果历史是假的，那就是一面哈哈镜，把人照得奇形怪状，岂能起

到借鉴的作用！历代官方史书，正是这种扭曲历史真相的哈哈镜，需要我们去研究，探讨，辨伪，纠谬。目前这个时代，正是我们对历史探索、求真的最佳时期。一方面，帝王与变相帝王的阴影已经开始消退，人们陈旧的观念也在逐渐更新，对于确有真凭实据的新论点已有接受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数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华大地上的考古工作成绩斐然。许多出土文物陈列在博物馆的橱窗里，它们虽然不会说话，却以自己的存在揭破了许多千秋疑案，此时无声胜有声，铁证如山，不容你不相信。用碳14测定出土文物年代的方法，用DNA的分析探索人类之间的血缘关系，都为研究历史去伪存真提供了方便可靠的途径。传统的历史框架是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构建起来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千年，许多历史之谜已被破解，如果我们今天研究历史还打不破传统的历史框架，岂不为司马迁所笑！

本来，探讨历史真相的文章，应该是被群众所欢迎的。始创于唐代，大兴于宋代的说书，共分“烟粉”、“灵怪”、“公案”、“佛书”、“讲史”等几大类，其中说得最多的就是“讲史”类，历史故事，谁不欢迎。几百年来，从城市到乡村，处处都在讲史；从儿童到老叟，人人都爱听书。但是近几十年来，情况为之一变，人们对学历史的兴趣淡薄了。这与史学书籍、史学文章的文风大有关系。由于文章的公式化，概念化，许多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都被写成干巴巴的教条的注释，使人望而生厌、望而生畏，引不起读者的兴趣。学生学历史只是死记硬背，索然无味。考古工作虽然不断有新的发现，历史研究虽然不断有新的成果，但是一切史学书籍、史学文章始终只放在学者的案头，而不为广大群众所知，起不到史学研究成果应该起到的借鉴作用和教育作用。

长期以来，我自己也是按照当今通行的模式去撰写史学著作与史学论文。姑不论内容价值如何，那副板板六十四的面孔照样让人生厌、让人生畏。只是偶然在报纸副刊上发过一些散文形式或杂文形式的探讨史实的小论文，长的不过数千字，短的不足千字，倒是大受欢迎，也得过奖。但是我总觉得，难以用这种自由式的体裁来写正式的史学论文，这大概也是观念难改，故步自封之故。1999年夏天，我因为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一部专题电视片，暂住在北京友人家中。《今日中国》中文版年轻的李富根主编向我约稿，希望我能开辟一个“史式谈史”的专栏。他盛赞我的一些内容认真、体裁自由的谈史短文，主张我把史学研究的成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出来，从专家学者的案头推展到广大群众中间去。这是年轻人极有创造性的建议，为我欣然接受。我们共同商定了文章风格。即：

- 一、历史论文的内容，言必有据，无征不信。
- 二、历史散文的形式，可长可短，形式不拘。
- 三、历史杂文的语言，言词犀利，妙趣横生。

于是不久之后，这种“三合一”式的文章，就开始问世了。记得其中一篇名为《刘备并未“三顾茅庐”》的文章，在一个多月中被上百家海内外的媒体所摘载，一时议论纷纷。从来文章怕寂寞，这种到处争说“三顾”事的现象倒给了我很大的鼓励。2000年夏，我接受重庆出版社的约稿，将一批“三合一”式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史式谈史”丛书，第一辑暂定四册。即：

- 一、《皇帝是个什么东西》，评论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一批帝王。
- 二、《古来冤案知多少》，评论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冤案。
- 三、《清官贪官各行其道》，评论历代王朝的吏治与两类不同的人物。
- 四、《太平天国不太平》，评论历代有关农民起义的史实。

六位赐序者都是我的文章知己，道义之交。序言排列的次序是“序齿”，即年龄大的作者在前。我今年已满81，六位赐序者之中有两位年长于我，交谊在师友之间。这套丛书之能问世，应当感谢李富根主编的创意，冯克熙先生的推荐，重庆出版社李书敏社长的热情约稿，以及吾妻赵培玉女士的长期协助。

在把这一批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三合一”文章大胆呈现给读者之时，我想告诉读者的话是：为惧岁月如流，人之已老，率尔付梓，乞恕草草；大胆议论，公诸同好；抛砖之作，势难精到，一得之愚，聊供参考；如蒙赐教，至感永宝！

史 式

2 0 0 3 年 3 月 1 日

惟真实的历史才有生命力

《史式谈史》要结集出版了，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读过史式先生的不少文章，觉得他谈的历史，才是历史的真实，才是真实的历史。

好像有人谈过，历史好比一个乡下姑娘，你爱怎么打扮便可怎么打扮，这话一点不错。《正气歌》里盛赞的“在晋董狐笔”所写的“赵盾弑其君”一语也是曲笔，是董狐先生按照他自己的逻辑“打扮”出来的而已。连董狐笔也可以存疑，其他当然更可以存疑了。

《明史》的《袁应泰传》中间有一段说：“薄暮，雉楼火，大清兵从小西门入，城中大乱。民家多启扉张炬以待，妇女亦盛饰迎门口。”袁应泰是明末的抗清名将，这里讲的是当年沈阳被清兵攻破时的情况。“城中大乱”，老百姓逃也来不及，会开了门点了灯来等待么？连妇女也穿上新装，像旧上海四马路的妓女一样，等待清兵来奸淫么？古往今来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场景，当然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历史，可这恰恰是被写入“正史”的一段。《明史》是清朝人编的，清人在制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念念不忘把自己打扮成“仁义之师”，这就是一例。写入“正史”的历史可信么？不可信。

世界史也是如此。今天的世界史大都是殖民时代的产物，现在报纸上每天谈到中东问题，这“中东”两字就是英国人当时的地理概念，在进入新世纪的时期，难道我们不应当加以纠正么？

因此，我是重写中国古代史、重写世界史的积极拥护者。《史式谈史》谈得头头是道，谈得有根有据。他分析历史上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原来只是吕不韦、李斯之流手中的傀儡；他分析出诸葛亮说“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也不过是孔明先生的策略而已。我非常钦佩史式先生的见解，我认为这就是重写中国古代史的依据。

历史必须真实，惟真实的历史才有真正的生命力，我祝贺史式先生的成功！

写于壬午四月时年八十又八

把新观点拿出来

史式兄：

年初两信一稿均已拜读，纵观宏论，深佩吾兄不独史才过人，且极有史识，更重史德。对兄所倡导之重写中华古史一事，我举双手赞成，愿与兄戮力同心，求其必成，岂止从旁襄助而已。

来信提及当今海外颇有大陆无史学之讥，我大陆同行固当虚心考虑，亦不能全以为是。即以吾兄所研究之太平天国史而论，我认为大陆实高出台湾及海外一筹；又如大陆近年来之考古成就，亦为举世所公认。我以为大陆、台湾及海外华人史学家皆应互相尊重，超越意识形态，达成更多的共识，然后以此为基础，合力撰写中华民族的新史书，始克有成。

不过新史书之完成，尚有相当时日，兄之许多“超前”高见，颇能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我建议兄不妨化整为零，把自己的新观点陆续拿出来，写成一篇篇的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或长或短的文章，随时发表，让学者与读者先睹为快。兄之许多新观点，乍读之，似为奇谈怪论；深思之，确有至理存焉。对此建议，不知兄以为如何？

专复，即颂
撰祺！

1999年3月

以真存史，以史鉴今

人类社会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今天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既有联结，也就有借鉴。因此，人们常说，历史是教科书，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可明得失”。

中国有几千年的人文历史，几千年却大多浸沉在“圣君”、“明主”、专制、黑暗的长河中。许多现象反复循环。换了一个又一个朝代，却换其名而仍其实。灾难是深重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就从这点讲，多翻翻中国历史，理解一点历史脉络，汲取一点历史教训，不让历史的阴影总压在我们头上，不失为现代中国应有的历史启蒙。

历史是客观存在，但历史也可任意塑造或扭曲。中国不少“正史”、“通史”、“史录”、“史籍”就是凭皇上需要，朝廷需要，高歌“圣恩”，高颂“升平”。但毕竟也有例外，司马迁的《史记》，就开创先例，为史书示范。《史记》的价值，在敢对历史求真、务实，秉笔直书。他对汉高祖刘邦，就不客气，说他“重财货，好美姬”，“为克楚项，无所不用其极”。《史记》虽一再被官家骂为“谤书”，司马迁也遭受“宫刑”之难，但是非自有公论，司马迁仍被誉为中国伟大的太史公。

要鉴别历史的真伪，不让赵高的“指鹿为马”取代苏洵的“见微知著”；要从历史的本来面目中理清历史的规律，这才能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昨天照亮今天和明天。——从这个意义上要求，史家要向真，求实，责艰任巨。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高度评价史式同志的史论、史著。

史式同志是研究“太平天国”的专家。他的一篇“太平天国不太平”就使那个曾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起义”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其实，众多史实早已揭穿了那个从拜上帝、神化天王，到把一切反对自己的人“妖化”，集神权、君权于一身的天国统治，不可能是中国

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也就难免兴勃亡忽的必然规律。马克思在1853年就有过一段评“太平天国”的话：“除了改朝换代……他们给予民众的灾难，比旧统治者有过之无不及。他们用破坏来与腐朽对立。没有建设的破坏，就只能带来更多的腐朽。”——我从史式同志论“太平天国”的一些文章，体会到他谈史、论史的真切，我也就认为值得把他的史著推介给广大读者，让大家来品味历史，以史鉴今。

历史是面青铜铸造的镜子。虽然，中国最大的历史悲剧之一，便是这面明镜一再被抹昏，抹黑，但历史终会还其本来面目。——“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最好教训，就该是认真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黑格尔的这句话，真可光照千古。

冯克熙

2002年5月于重庆市

欢迎“大众史书”问世

我与著名史学家史式教授订交垂20年。20世纪80年代之初，经过十年“文革”的折腾之后，我又重回《团结报》主持编政，他则受聘于团结出版社担任副社长，由此相识。80年代中，经我之手发过他不少史论文章，例如《阿斗自是有道明君》、《魏延死于关系学》等。1989年初，我初读他的长文《太平天国不太平》，不禁拍案叫绝，因为此文题目，正好是他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数十年所作的言简意赅的结论。近年来学术界对太平天国所作的批评，据我看来，实与这篇《太平天国不太平》不谋而合，而且愈来愈会被更多的有识者所认同。

20年来，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没有留下西窗剪烛、联床夜话的美谈。经常是通过书信或电话，通报近况，交流心得，放言高论，相知日深，堪称文章知己，君子之交。

近几年，他又陆续给我寄来不少名为“史式谈史”的专栏文章，例如《一生受制于人的秦始皇》、《刘备并未“三顾茅庐”》等等。初看颇觉出语惊人，细读方知确有根据。例如对横扫六合，鞭撻宇内的一代雄主秦始皇，他却从人们习见的史料中得出“一生受制于人”的结论，可谓“独具只眼”。说到底，古往今来一切“独裁者”哪来的“天纵之圣”，在宵小的包围下，闭目塞聪，不能不受制于人，干下一些错事、坏事，可谓通例。经过多年磨炼，他的文章已经形成一种独特风格，可以归纳为三大特色：一曰论文的内容，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绝非“戏说”与“漫谈”；二曰散文的形式，为了便于表达内容，形式不拘一格，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三曰杂文的语言，“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尖锐泼辣与妙趣横生兼而有之。这些文章颇有可读性，能够大众化，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各种报刊广为摘转。今既结集出版，堪称“大众史书”，不像过去的史书，只能置于专业学者的案头，与大众无缘。

我衷心祝贺“大众史书”问世！

王奇

于细微处见精神

无论做哪一门学问，都要以辨伪求真作为基本工作，昔贤在这一方面已有很多说法。如梁启超就说过：“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胡适说他做学问，常常是“于不疑处有疑”。我们今天，仍然提倡这种态度。古代伪书极多，故有清代大量的学术辨伪工作。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从孔子的易系辞传开刀，“把许多伪书杀得落花流水”（梁启超语）。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以石破天惊之论，否定清代正统派汉学，重树孔子儒学的地位，成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工具，范示一种存疑求证的学术精神，直接推动了1929年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兴起。至于见微知著，从早有定评的历史人物当中发现矛盾，辨别真伪，

撰写一系列“打假”、“纠错”的文章，向广大读者揭开历史真相，则有今天史式先生极富勇气的尝试。他的文章，常于细微之处见精神。

例如在《刘备并未“三顾茅庐”》一文中，史式先生指出“三顾茅庐”语出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三国志·蜀志》卷五有类似记载。可是当时魏国著名的史学家鱼豢所撰的《魏略》中却有相反的叙述，说法是诸葛亮去见刘备。同时代的另一部史书司马彪的《九州春秋》也记了此事，与《魏略》的说法大致相同。《三国志》成书100多年后，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命史学家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松之即对“三顾茅庐”一事提出质疑。史式先生根据对史料的综合排比，大胆得出“刘备并未三顾茅庐”的结论，指出《三国志》中“三顾茅庐”的说法，除《前出师表》之外，别无任何根据。因而推论出这是诸葛亮上书刘阿斗时，出于善良的愿望才编造出来的假话。

史式先生治学，绝少依傍古人，也不人云亦云，常有独到见解。撰文不故作高深，常写通俗篇章，短小精悍，言词犀利，读来令人绝倒，痛快非常。今既结集出版，当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2002年6月3日于石头城之落花室

有争议正说明其有价值

史老一直说这套书的创意是我的，要我写序。百辞不得，只好提笔，但却不敢称序，不过是介绍这套书相关的情况而已，希望对读者诸君的阅读有益。

1999年底，我受命主编由黑白改为全彩的《今日中国》中文版。《今日中国》前身为《中国建设》，是由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女士创办于1952年的一本综合性新闻月刊，以中外多种文字出版，发行150多个国家与地区。中文版主要面向港澳台侨。我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之重，所以就想邀请一批有影响力的名家参与办刊、主持专栏。史老即是其中之一。其时，史老以海内外百余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联名倡议重修中华古史的发起者和他的“中华万年说”享誉一时。我曾为此指派记者与他联络，作过专题报道。尽管未曾谋面，先已为他的事业、才学和为人所倾倒。

及至见面，更为史老的风采所折服。史老著作等身、学识浩瀚，这我是知道的，不知道的是耄耋之年的他，却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激情、思维敏捷和精力充沛。在北京万寿路甲15号史老一位老友家中，围绕着如何纠正“正史不正、实录不实”，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专栏主题，我们畅谈了三个半天，并确立了“三合一”的文章风格，即历史论文的内容、历史散文的形式、历史杂文的语言。

每月一篇的专栏进行得十分顺利。史老总是一次发来几篇文章，供我挑选，所以专栏从未有过“等米下锅”的现象。史老也总是随信附上他对文章配图、设计等的意见，条理清楚，见解独到，所以专栏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从中不难看出史老对专栏的重视与认真。正是因为这种重视与认真，由他主持的“史式谈史”专栏获得广泛好评，被认为是《今日中国》中文版所有专栏中办得最成功的。

与广泛好评并肩的是争议，有时争议还十分激烈。这都是我在策划时，在和史老一起讨论与研究时想到了的。如此重大的一项工程，没有争议显然是不正常的，有争议正说明其有价值。我相信，这套书问世后，将会引起范围更大的争议；但是我也相信，研究工作的进步正是通过争鸣取得的。

书即将出版，喜欢专栏文章的读者诸君，你们将可以一窥全豹了。

目录

诸家序言

自序——史式（1）

惟真实的历史才有生命力——冯英子 8

把新观点拿出来——李新 10

以真存史，以史鉴今——冯克熙 12

欢迎“大众史书”问世——王奇 15

于细微处见精神——梁白泉 17

有争议正说明其有价值——李富根 19

一生受制于人的秦始皇（1）

一个大投机商的投机产品——先是生活在吕不韦的控制之下——下逐客令的历史背景——不久又生活在李斯的阴影之中——韩非无辜被害说明什么问题——是谁制订“焚书之令”——一生受制于人死得不明不白

刘项相争论短长 19

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项羽打硬仗 刘邦摘桃子——刘邦的流氓无赖嘴脸——刘项对话泄露天机

皇帝是个什么东西 32

皇帝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成王败寇一语说破历史内幕——皇帝是如何产生的——帝位之争为何如此激烈——皇帝制度是培养小人的温床——皇帝一族的悲哀

曹孟德祸延子孙 63

“祸延子孙”的两层含义——他怎样祸延曹氏子孙——他怎样祸延天下后世——他在哪些地方教坏了后人——诸葛亮的选择是正确的

刘备并未“三顾茅庐” 79

刘备“东奔西走恨无家”——天下奇才是怎样产生的——三顾之说究竟是真是假——诸葛亮说假话的一片苦心

扶得起的刘阿斗 100

真正扶不起的是刘皇叔——刘阿斗是扶得起的——阿斗颇有自知之明——阿斗是有道之君——对于“乐不思蜀”的重新思考

西晋帝后为何多无耻 1 1 3

第一例：千古淫魔贾后——“八王之乱”召来外患——第二例：羊皇后的娼妓口吻——第三例：马屁精晋怀帝

小肚鸡肠的杨广 1 2 7

薛道衡因诗罹祸——杨坚轻轻松松得天下——杨广来个180度大转弯——他有一整套拒谏的理论

沽名钓誉的李世民（1 4 0）

李世民纳谏的原因何在——李世民纳谏真相——一出“纵囚”的滑稽剧——用卑劣的手段夺取《兰亭序》——玄武门之变的后遗症

武则天善于用小人 1 5 9

小人误国自古皆然——鼓励告密与罗织罪名——小人整治小人的请君入瓮——武则天驾驭小人的本领

两截人物李隆基 1 7 4

开元之治的有道明君——他原是一个纨绔子弟——李隆基一手造成安史之乱——《长恨歌》是白乐天的败笔——“养在深闺人未识”么？——“君王掩面救不得”么？

不如禽兽的朱温 1 8 8

中华大地的一场瘟疫——朱温杀人如儿戏——他的哪些行为不如禽兽

李后主并非失败者 1 9 8

可怜薄命作君王——为什么当了亡国之君——皇帝与诗人不可得兼——岂能说他是失败者

能够化解矛盾的赵匡胤 2 1 0

侥幸得天下，努力化解矛盾——正确评价“杯酒释兵权”——他是一位大政治家

平民皇帝朱元璋真相 2 2 2

不打敌人，专打友军——是平民皇帝还是流氓皇帝——朱元璋要杀孟子——杀人为乐，其乐无穷——民间对朱元璋的评价

睁眼看世界的崇祯帝 237

明末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青年皇帝努力推行新政——他为什么成了亡国之君——
难能可贵的罪己诏

雍正朝文字狱花样翻新 251

雍正其人的心狠手辣——200多年前的大批判——《大义觉迷录》的歪歪道理

皇帝功罪凭谁说 260

“正史”的评论不足信——今人能作出正确的评论么？——皇帝功罪难以盖棺论定——
对皇帝也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人口膨胀是致乱之由——王朝自有其兴亡周期——皇帝应该
承担什么责任——敢议千秋古帝王

一生受制于人的秦始皇

读者看了这个题目，可能会大吃一惊，认为笔者出了笔误。因为长期以来，大家都以为秦始皇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有人说他英明、伟大，建立了统一中国的大事业，成为“千古一帝”，是两千多年来历代帝王的始祖。有人说他专制、暴虐，焚书坑儒，严刑峻法，做尽了坑害老百姓的坏事，是古今少有的大暴君。不论是褒是贬，总认为他是个性格刚强、有主见能决断的人物，怎么会一生受制于人？

窃以为：评价历史人物，不宜只凭传闻，先入为主；或者迷信旧说，人云亦云。需要认真思考，探讨史实。如果发现秦始皇一生中确有很长的时间一再受制于人，自己做不了主，那么，在铁一般的史实面前，岂能不信！

一个大投机商的投机产品

秦始皇名嬴政，出身于战国时代秦国的王室。秦国王室姓嬴，他也就姓了嬴，但是事实上他与秦国的王室并无血缘关系，只是一个韩国的大投机商人吕不韦的私生子，生母是赵国女子，是一个邯郸的歌姬。由于吕不韦挖空心思，做成了当时一笔最大的投机生意，他的私生子才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秦国的王宫，登上王位。我丝毫没有从出身上轻视秦始皇的意思，因为一个人是什么出身，本人完全做不了主，之所以要提一下秦始皇的身世，是因为他从小的遭遇会影响他性格的形成。

战国时代，赵国的都城邯郸是北方最繁华的大城市，有个韩国的大商人吕不韦在这里做珠宝生意。有一天，他很偶然地认识了一位名叫异人的潦倒的王孙，突然灵机一动，觉得有一笔极大的投机生意可做，于是就蓄意与之结交。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当时被秦国作为人质，派到了赵国。由于秦、赵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赵国很恨秦国，当然不会善待异人。异人远在异国他乡，处境艰险，日子难过。虽然如此，但他日后仍有回到秦国登上王位的可能，如果和他结为至交，说不定将来会有攀龙附凤直上青云的机会。于是，吕不韦视异人为“奇货可居”，不惜花大本钱，有计划有步骤地和他结交。异人在艰难困苦的处境中得到吕不韦的帮助，自然十分感激，推心置腹，引为知己，共商谋取王位的大计。

吕不韦一再派人到秦国去活动，不惜以重礼巴结安国君及其宠姬。宠姬不能生育，也想拉拢异人以培植自己的势力，于是就在安国君面前一再吹嘘异人的贤德。后来异人居然得到安国君的认可，

被立为嫡嗣，继位有望。到了这时，吕不韦更想入非非，在邯郸市上物色到一个美姬，先使之怀孕，然后才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了异人。到了异人家里，“姬自匿有身”，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吕不韦的投机生意真做绝了，竟把自己的儿子偷偷塞进秦国的王室，以后竟然当上了秦国的国王。也可以说，秦始皇还在娘胎里就已经成了吕不韦一生中所做的最大一笔投机生意的回报物，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大投机产品。

吕不韦的如意算盘后来一一实现。秦昭王死后，安国君继位，是为秦孝文王。秦孝文王不久病死，异人继位，是为秦庄襄王。秦庄襄王感谢吕不韦的支持，封他为丞相、文信侯，以洛阳的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吕不韦家中，奴婢万人，宾客数千，荣华富贵，位极人臣，这笔投机生意，大获成功。

秦庄襄王在位三年去世，太子继位。太子就是秦始皇，也就是吕不韦之子。秦始皇即位时，只有13岁，年幼无知，自然只有听命于吕不韦，尊之为相国，称为“仲父”（其实是真父），总理国政。他自己只是个“见习国君”而已。

秦始皇的母亲已贵为太后，仍然在和吕不韦来往。吕不韦虽然大权在握，但对和太后私通一事，还是有所顾忌。他自己是韩国人，太后是赵国人，这样胡作非为，容易引起秦国群臣的仇视，一旦引起冲突，会有不测之祸。他因为自己相府中美女如云，也很想摆脱太后的纠缠，所以就物色了一个美男子，假扮成宦官，送入宫中服侍太后。以后太后竟和此人生下了两个儿子（也就是秦始皇的同母异父的弟弟）。

先是生活在吕不韦的控制之下

秦始皇从13岁继位为王，到他22岁“亲政”，在这9年之中，他一直生活在吕不韦的控制之下。这时秦国真正的当权者是吕不韦，秦始皇不过是跟着自己的生父（名义上的“仲父”）当个学徒而已。只在一场大乱之后，他才开始走向前台“亲政”（亲自管理政事）。

这场大乱是由 嫪毐 发动的。 这个假宦官如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过是个男妓，其职责仅仅是陪太后睡觉，不要多管闲事，也许还可以相安一时。可他偏不知趣，以为能和太后睡觉，就成了太上皇，要想干政，要想夺权。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长信侯 嫪毐 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这一来，引发了冲突。秦国群臣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也得起来镇压。冲突的结果， 嫪毐 败死，遭到族诛。本来宫廷中的丑事，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不管就不管；现在既然闹到公开作乱，喋血京城，自然要追究责任。结

果追到吕不韦的头上，于是吕不韦被罢官。

当时，秦始皇22岁。他从13岁即位，到 之乱爆发，首尾长达9年。如果他稍有魄力，做事能有决断，对于生母和吕不韦、 胡作非为的事，就不会长期容忍，总会想出一个让事情有所了结的办法。可他一直无所作为，坐等冲突爆发，说明他活到22岁，还一直受到吕不韦的控制，长期生活在这位“仲父”的阴影之中，自己不能有所作为。

下逐客令的历史背景

之乱爆发，吕不韦受牵连而垮台。这时在22岁的秦始皇的身后，就有两股势力在明争暗斗。一股是秦国本土的百官，他们知道是一批外来的政客在秦国掌了权，才造成了这次大乱（吕不韦是韩国人，太后是赵国人，吕不韦的大批宾客更是各国人都有）。为了维护秦国的利益，他们力主驱逐外来的客卿。秦始皇下逐客令，就反映了他们的意愿。另一股势力是吕不韦的宾客，各国人都有，长期以吕不韦为核心，在秦国把持大权。吕不韦虽然罢相，但他们潜在的势力仍然不小，绝不甘心从此退出政治舞台。因此以李斯为代表，向秦始皇上《谏逐客书》，力图保住他们的阵地。秦始皇读《谏逐客令》后收回成命。从表面上看，是秦始皇主意不定，一时要逐客，一时又收回成命。好像之所以收回成命，是因为李斯的文章写得好；如果文章写得不好，就不会收回成命了，于是《谏逐客书》就成为传诵千古的名篇。其实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如果忽视两派政治势力的斗争，把逐客与收回成命只看做秦始皇与李斯个人之间偶然的事，那就把问题看得太肤浅了。

经过一年多的斗争，两股势力终于取得了妥协。以秦始皇亲政，摆脱吕不韦势力的控制为前提，没有参与 发动的叛乱的外来客卿可以留任，不加驱逐，大家共同效忠秦国。可是吕不韦久掌大权，根深蒂固，要想清除其势力并非易事，光是免官是不够的。后来事情分为三步走，一是免官，罢相；二是贬谪，迁于蜀地；三是逼令自尽。

不久又生活在李斯的阴影之中

在吕不韦掌握大权的时候，秦始皇事事受制于他，这是形势使然，事非得已，无须多说。但在乱后，秦始皇在秦国群臣的拥护之下，宣布“亲政”，这正是一个力争自主，奋发有为的绝好机会。可惜他做不到这一点，在走出吕不韦的阴影之后不久，就又不自觉地走进了李斯的阴影之中。

不过这两次“阴影”在形式上略有不同。吕不韦与秦始皇是实际上的父子关系，又受封丞相，公开主政，可以毫不掩饰地控制秦始皇。李斯是通过苦心经营，才逐渐爬上高位，掌握大权的。所

以在形式上他还得尊重秦始皇，做出一些服从的假象，实际上已经把秦王朝的大权逐渐揽到自己的手中。

李斯是何许人也？这里不能不多说几句话。因为秦的许多暴政，名义上是秦始皇干的，实际上是李斯干的。从一件件已经证实的历史事件看来，秦始皇是李斯的傀儡，李斯是秦始皇的灵魂。要想研究秦始皇其人，要想研究秦的许多暴政，非先研究李斯不可。司马迁用他的如椽之笔，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极为生动地描绘了李斯的真面目。请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一般说来，人们只有希望成龙、成凤（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做牛（俯首甘为孺子牛）、做马（能够遇上伯乐的千里马），哪里会有人想当老鼠？但是《李斯列传》一开头就写下了李斯羡慕仓鼠的小故事，这绝非偶然，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说明李斯其人格低下，别人立志救国救民，他则想当一只坐食仓粟的大老鼠。后来他成了秦王朝的城狐社鼠，也算有志竟成。

《李斯列传》接着说：李斯告诉他的老师荀卿，他想西行入秦，谋取富贵。因为人生一世，最可怕的事莫过于贫贱（“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要想摆脱贫贱，只有拼命追求富贵。当时秦胜楚败，秦强楚弱，楚国残破，百业不振，留在楚地，富贵难求，只有到秦国去找机会。荀卿对此事表态没有，《李斯列传》中没有说明，但是据《盐铁论》中的记载，荀卿认为李斯此去会罹不测之祸。看来荀卿对于这位趋炎附势、急功近利的学生并无好感，他估计李斯日后不会有好下场也是估计对了的。

李斯打算西行入秦之时，他的祖国——楚国正处于多灾多难，风雨飘摇之中。不久之前，秦兵攻陷了楚国的都城郢城，楚顷襄王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与李斯的老家上蔡近在咫尺）。经过秦兵的一再蹂躏，楚国已是田园寥落，骨肉流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年纪轻轻的李斯不为生活在灾难中的家乡父老出一点力，却兴致勃勃地到秦国去猎取富贵，若与高风亮节、怀沙自沉的屈原相比，请问李斯算是什么角色？李斯到了秦国，削尖脑袋，努力钻营，不久就拜在吕不韦的门下，使出全身解数，对吕又吹又拍。吹、拍果然见效，不久之后“不韦贤之，任以为郎”，并引见秦王（嬴政），“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李斯入秦之后，即能迅速地如愿以偿，足见他的钻功一流。

秦王“听其计”后，李斯又献了哪些锦囊妙计？据《李斯列传》中说，李斯之计是：

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即可以用钱收买的），厚遗（送重礼）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进行暗杀）。

原来李斯的治国之道，只不过是收买、暗杀这些歪门邪道（特务活动）而已。李斯究竟是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大政治家，还是一个只会搞阴谋诡计的政客、阴谋家，不就不言自明了么！

吕不韦死后不久，秦始皇就又被李斯所左右。我们只要举出几件大事，就足以说明此后秦始皇一直受制于李斯，直到自己在沙丘死得不明不白为止。

韩非无辜被害说明什么问题

韩非何许人也？请先一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两段话：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嬴政）见《孤愤》、《五蠹》之说，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向他求教），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

战国时代，秦国君臣重视法家学说，已经相习成风。秦始皇本人竟然说出“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样的话，足见仰慕之深。既然如此，韩非入秦，秦始皇就应该加以重用。但是李斯一进谗言，他就同意把韩非下狱问罪；后来李斯害死韩非，他也未加追究。有人根据《老子韩非列传》中的“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这一段话，认为李斯害死韩非，是秦始皇授意，至少是默许的。其实不然。《老子韩非列传》接着说：“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这说明韩非之死，秦始皇并不知情，所以才“使人赦之”。秦始皇对韩非，始则推崇备至，继则产生怀疑，下狱问罪，后来又“悔之，使人赦之”，足见其主意不定。

李斯和韩非都曾师事荀卿，算是同学。韩非口吃，不善言辞而善著书，李斯自愧不如。李斯如果真正忠于秦国，对于韩非之来，应该表示欢迎，为秦国庆幸得人。作为老同学，还应该极力推荐，